

## 日記中關於地震的敘述 ——以 1935 年新竹—臺中大地震為例\*

李毓嵐\*

### 摘要

1935 年 4 月 21 日清晨 6 時 2 分，臺灣中部遭受芮氏規模 7.1 級的地震侵襲，造成 3,279 人死亡，11,976 人受傷，是臺灣有史以來傷亡最慘重的地震，災區範圍包括新竹州的竹東、竹南、苗栗、大湖，與臺中州的東勢、豐原、大甲等郡，其中以內埔、神岡、清水等街庄災情最為慘重，特別是豐原郡內埔庄的屯子腳，死亡人數高達 440 人，受創最深。

記載新竹—臺中大地震的相關文獻，包括官方與民間出版品、報紙、漢詩、時人回憶文字、日記等等，其中日記通常由記主書寫於事件發生的當日或隔日，具有立即現在性，且最能代表非官方的民間立場，有其重要性，但向來較為人忽略。本文以張麗俊、林獻堂、黃旺成等人的日記為例，呈現記主對於地震的感受與觀察，並探討日記做為一種史料，在地震的描述上，它的優點、獨特性與限制、侷限何在。

**關鍵詞：**新竹—臺中大地震、日記、張麗俊、林獻堂、黃旺成

---

\* 本文初稿曾以〈日記中關於地震的敘述：以 1935 年屯子腳大地震為例〉為題，於 2018 年 11 月 23 日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宜蘭縣史館主辦之「第七屆日記研討會：日記中的臺灣社會」發表，承蒙會議與談人林蘭芳副教授、本文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修改意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劉維瑛助理研究員惠贈相關書籍，助理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張永昇協助資料蒐集，謹此特申謝忱。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壹、前言：在震災研究受到忽視的日記資料

地震是臺灣島上的人民所共同擁有的生活經驗，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發生的次數相當頻繁，並且不乏強烈地震，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造成的重大災情，至今仍讓人餘悸猶存。事實上，在九二一發生的 64 年前，同樣是 21 日，臺灣曾經歷另一場地震浩劫。

1935 年（乙亥年）4 月 21 日清晨 6 時 2 分，臺灣中部遭受芮氏規模 7.1 級的地震侵襲，造成 3,279 人死亡，11,976 人受傷，是臺灣有史以來傷亡最慘重的地震，也是繼 1906 年嘉義大地震之後，再度造成嚴重災情的強烈地震。<sup>1</sup>震央位於東經 120 度 49 分、北緯 24 度 21 分，即大安溪中游，新竹州南部關刀山之南南東附近（今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水庫及關刀山一帶），<sup>2</sup>故有「關刀山大地震」之稱。此次地震以臺中州豐原郡內埔庄屯子腳（又稱墩仔腳，位於今臺中市后里區墩北里、墩東里、墩西里、墩南里一帶）災情最為慘重，也有人將此地地震稱為「屯子腳大地震」。又因地震發生在新竹州南部與臺中州北部，通稱為「新竹－臺中大地震」。在名稱並未統一的情形下，本文仍以多數文獻使用的「新竹－臺中大地震」稱之。

與新竹－臺中大地震相關的資料頗豐，包括政府檔案、官方與民間出版品、報紙、漢詩、時人回憶文字等等，均受到廣泛的重視。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有新竹、臺中受災各街庄，為籌措震災復興經費，向銀行借款的金額、利率、償還期限等資料；<sup>3</sup>還有臺中州震災街庄復舊工事費、臺中州震災地市區改正工

<sup>1</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臺北：臺灣總督府，1936），頁 1-5、19。

<sup>2</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1。

<sup>3</sup> 「新竹州大湖庄震災復舊資金（指令第一五九三號）」（1936-03-01），〈昭和十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十三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656001；「新竹州獅潭庄震災復舊資金（指令第一五九二號）」（1936-03-01），〈昭和十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十三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656002；「新竹州竹東街震災復舊費資金借入（指令第一七一九號）」（1936-03-01），〈昭和十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十四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657001；「新竹州頭分庄震災復舊費資金借入認可案（指令第二〇三一號）」（1936-03-01），〈昭和十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二十四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667002；「臺中州豐原街震災復興費資金借入二關スル認可案（指令第五三三號）」（1936-01-01），〈昭和十一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二十二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705003；「臺中州神岡庄震災復興費（指令第五四七號）」（1936-01-01），〈昭和十一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三十一卷地方〉，《臺灣總督

事設計變更相關文件；<sup>4</sup>小濱淨鑛、井手薰等人被任命為震災地復興委員會委員的任命書亦在其中。<sup>5</sup>

其次，各種官方出版品為數甚多。1936 年臺北觀測所出版《昭和 10 年 4 月 21 日新竹臺中烈震報告》，著重於地震原因之調查，包括地震震央附近地質的分析與對斷層的描述。<sup>6</sup>同年臺灣總督府刊行《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記錄各地受災狀況、當局的應急措施、救災復興實況，並附有多個表格，以街庄為單位，列出死傷人數、住家損壞戶數、受損官公衙清單、農工商業受災情形等等，對此一地震造成的影響做了全方位的調查。書前另附有震災照片多幅，達近百頁，具體呈現災區慘況，可謂新竹—臺中大地震的全臺災情統計報告書。新竹州與臺中州分別編有《昭和十年新竹州震災誌》、《昭和十年臺中州震災誌》，介紹州內被害狀況、救護工作與復興事業，呈現受災的真實樣貌。<sup>7</sup>臺中震災復興事務所的《臺灣鐵道震災誌》，主要介紹縱貫鐵道臺中線的受災概要，與隧道、橋梁等復興工事。<sup>8</sup>臺灣新聞出版之《昭和十年臺灣大震災記念畫報》，全書為災區照片的集成，斷垣殘壁的景象，讓人為之心驚。<sup>9</sup>

再者，在報紙與雜誌方面，《臺灣日日新報》在地震發生後，關於災情的報導連篇累牘，是不可多得的資料；臺中的《臺灣新聞》於當天下午散發號外，並在臺中市區幾個重要場所張貼報導，告示版前聚集眾多人潮，許多民眾即是

---

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714001；「臺中州內埔庄震災復興費（指令第五三〇號）」（1936-01-01），〈昭和十一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三十一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714002；「臺中州梧棲街震災復興資金借入二關スル認可指令案（指令第二三三一號）」（1936-04-01），〈昭和十一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四十三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725001。

<sup>4</sup> 「臺中州震災街庄街路復舊工事費（指令第八一六號）」（1936-02-01），〈昭和十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二十六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669001；「臺中州震災地市區改正工事設計變更二關スル件（其ノ二）」，〈昭和十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三十二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675001。

<sup>5</sup> 「小濱淨鑛震災地復興委員會委員ヲ命ス」（1935-04-01），〈昭和十年四月至六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082043X001。

<sup>6</sup> 臺北觀測所編，《昭和 10 年 4 月 21 日新竹臺中烈震報告》（臺北：臺北觀測所，1936）。

<sup>7</sup> 新竹州編，《昭和十年新竹州震災誌》（新竹：新竹州，1938）；臺中州編，《昭和十年臺中州震災誌》（臺中：臺灣新聞社，1938）。

<sup>8</sup> 臺中震災復興事務所，《臺灣鐵道震災誌》（臺中：臺中震災復興事務所，1939）。

<sup>9</sup> 臺灣新聞社編輯部編，《昭和十年臺灣大震災記念畫報》（臺中：臺灣新聞社事務部，1935）。

透過這樣的管道獲知消息；<sup>10</sup>《大阪每日新聞》亦發行號外，以巨幅的照片呈現臺灣大震災的慘狀；朝日新聞出版之《アサヒグラフ(ASAHIGRAPH)》畫報，則於 1935 年 5 月 1 日發行臺灣大震禍特輯，刊出震災照片多幅；<sup>11</sup>上海《申報》於地震隔日即報導臺灣發生大地震，並指出新竹州屋況損毀最慘，臺中州傷亡最甚，內埔庄幾乎全滅。<sup>12</sup>《臺灣教育》1935 年 6 月出版的第 395 號，包含〈震災雜感〉、〈震災哀語〉、〈震災美談〉等多篇相關文章，最特別的是還收錄多名公學校學童回憶地震經過的作文，是來自兒童視角的第一手見證。<sup>13</sup>

漢詩方面，鄭金柱為永久紀念因震災而亡故的英靈，募集海內外詩人所作之七言絕句震災詩多首，由「鷺洲吟社」詩人黃栽培、李世昌、鄭文治審查選定，共得 200 首，編成《臺灣新竹州臺中州震災詩集》一書。<sup>14</sup>漢詩之外，民間傳唱的臺語歌仔，也有以新竹—臺中大地震為主題的《中部地震勸世歌》、《中部大震災新歌》、《中部地動歌》，可看出此次地震影響之深遠。<sup>15</sup>時人回憶錄方面，楊達（1806-1985）在地震後前往屯子腳、新庄子等地視察，並加入「臺灣文藝聯盟」的救災活動，撰有〈臺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記錄其見聞；<sup>16</sup>楊肇嘉（1892-1976）參與清水當地的救災，並組織診療團救治災民，事後將此段經歷寫入其回憶錄。<sup>17</sup>

戰後，1995 年又逢乙亥年，臺中縣政府特別規劃《中縣文獻》第四期為新竹—臺中大地震專輯，利用日治時期官方的統計資料，介紹地震的發生、災情慘狀、急難救助、災後重建，書末附有震災照片多幅。<sup>18</sup>翌年，為紀念此次地震滿 60 週年，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墩仔腳大地震老照片特集》，收羅 117 張災後殘破景象的相片，為歷史留下見證。此書的相片多半取自《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與《昭和十年臺灣大震災記念畫報》，亦有民間私人提供，以內埔庄

<sup>10</sup> 賴志彰，〈藉由墩仔腳大地震的寫真相片回到歷史現場〉，收於王正雄、施金柱主編，《墩仔腳大地震老照片特集》（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12。

<sup>11</sup> 朝日新聞社編，《アサヒグラフ(ASAHIGRAPH)(台灣の大震禍特輯)》（東京：朝日新聞社，1935）。

<sup>12</sup> 〈臺灣猛烈地震〉，《申報》，1935 年 4 月 22 日，頁 5。

<sup>13</sup> 杉內一義等，〈震災に關する兒童の感想文〉，《臺灣教育》，395 期（1935 年 6 月），頁 94-106。

<sup>14</sup> 鄭金柱編，《臺灣新竹州臺中州震災詩集》（臺北：鄭金柱發行，1935）。

<sup>15</sup> 《中部地震勸世歌》（嘉義：捷發漢書部，1935）；林漢璋，《中部大震災新歌》（臺中：瑞成書局，1936）；邱清壽編輯，《中部地動歌》（臺北：邱清壽發行，1936）。

<sup>16</sup> 楊達，〈臺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頁 204-217。

<sup>17</sup>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二）》（臺北：三民書局，1970），頁 295-298。

<sup>18</sup> 賴志彰總編輯，《中縣文獻第四期墩仔腳大地震專輯》（臺中：臺中縣政府，1995）。

的照片最多。此外，相關的資料彙編也不少，森宜雄、吳瑞雲之《臺灣大地震——1935 年中部大震災紀實》，以影像配合文字，除了大量的老照片外，作者廣泛運用當年經歷此事件的相關人士所留下的證言，以民眾史的視角，依序從地牛翻身、救助與義援、震災與臺灣社會等不同面向，來介紹這次地震。<sup>19</sup>《臺灣地震寫真老照片(1935 年)》一書收錄 1935 年中部大地震相關史料，包括《昭和十年臺灣大震災記念畫報》、《昭和 10 年 4 月 21 日新竹臺中烈震報告》等等，書前並附有關正宗、張益碩撰寫之導讀。<sup>20</sup>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之《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上的臺日震災》，則是該館將先前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合作的臺日地震特展資料彙集而成的作品，介紹臺灣與日本兩地歷年的大地震，亦包含新竹—臺中大地震。<sup>21</sup>整體而言，戰後出版之新竹—臺中大地震之專輯或老照片特輯，內容雖然豐富，但多取材於日治時期的出版品，以史料的分類而言屬於二手史料。

由於資料豐富多樣，學界目前對於 1935 年新竹—臺中大地震已有眾多研究成果產出。早在 1985 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與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曾合辦「一九三五年新竹—臺中大地震五十周年紀念研討會」，會後編纂之論文集收錄 16 篇相關論文，可惜均屬於自然科學領域，包括利用重力資料、遙測技術、地磁資料來分析地震斷層，或介紹中央氣象局的地震觀測、臺灣遙記式地震觀測網等等，並無歷史方面的探討。<sup>22</sup>

其後，戴寶村、蔡蕙頻以官方出版的《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和《九二一震災重建經驗》兩書，說明兩次大地震的災情及重建過程，對於新竹—臺中大地震的受災慘況、救災情形、復舊工程與復興事業均有詳盡介紹。<sup>23</sup>孟祥瀚以 1935 年中部大地震為例，討論國家體制下的民間團體，指出震災發生後，整個救災系統均囊括在國家體制下運作，壯丁團、青年團等民間團體，雖各自有其成立脈絡與目的，但在災後救助上，均是被國家動員的民間力量，但在功能上也呈現出公共性與公益性。<sup>24</sup>東山京子利用地方行政機關與專賣局文書，研究

<sup>19</sup> 森宜雄、吳瑞雲，《臺灣大地震——1935 年中部大震災紀實》（臺北：遠流，1996）。

<sup>20</sup> 闕正宗、張益碩導讀，《臺灣地震寫真老照片(1935 年)》（臺北：博揚，2017）。

<sup>21</sup> 陳怡宏，《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上的臺日震災》（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

<sup>22</sup> 王錦華等編，《一九三五年新竹—臺中大地震五十周年紀念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1985）。

<sup>23</sup> 戴寶村、蔡蕙頻，〈災害史的歷史論析：《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與《九二一震災重建經驗》〉，《臺灣文獻》，60 卷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351-388。

<sup>24</sup> 孟祥瀚，〈國家體制下的民間團體——以一九三五年中部大地震為例〉，《臺灣文獻》，60 卷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389-412。

新竹－臺中大地震災區的復興過程與慰靈儀式。<sup>25</sup>塩川太郎以臺中州為研究場域，調查與此次地震有關的地震紀念碑所在位置，並記錄慰靈祭典流程的變化與現況。<sup>26</sup>於鑫的碩士論文亦以新竹－臺中大地震為例，討論臺灣地震災害治理的近代化轉變，敘述日本統治者如何利用地震測候所看見地震，並透過都市更新、建築構體的改良、救災訓練等手段預防震災，但由於缺乏地震災害的實際應對經驗，導致大地震發生後，從指揮到實際救災的過程陷於混亂，結論指出總督府的地震災害治理，是一種有近代化預防制度卻缺乏近代化救災訓練的狀況。<sup>27</sup>許芸瑄分析經歷過新竹－臺中大地震之臺中南屯人簡楊華所作之詞六首，指出其詞作呈現地震的災害情景、人文現象與自我心境的變化，亦可看出地震不只是肉眼所受的損害，更是精神層面的折磨與壓迫。<sup>28</sup>

綜上所述，研究主題涵蓋震災報導、民間團體救災的角色、地震紀念碑與慰靈祭典、臺灣總督府的災害治理、地震相關詞作等多元面向，不過，在資料運用方面，多偏向政府檔案、報刊與官方編纂之震災誌，最能反應民間觀點的日記，研究者反而未予注意。

日記是個人逐日將行事、感知寫成文字而成，通常由記主書寫於事件發生的當日或隔日，而非以回顧式的方式進行記錄，因此日記內容具有立即現在性，不會有因記憶流失導致的錯誤，或迴護、造假等問題，與回憶錄、自傳等史料的屬性不同。其次，日記具有以記主為中心，連續且展開的高度脈絡化特質，得以完整呈現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目前臺灣史學界的日記研究，已有汗牛充棟的成果，主要集中於記主生平事蹟的研究、<sup>29</sup>生活史（記主的食衣住行、醫療衛生、休閒生活）、<sup>30</sup>女性史（記主生活周遭的女性）、<sup>31</sup>文化史（記主的閱讀

<sup>25</sup> 東山京子，〈昭和一〇年台灣大地震の被災地における復興と慰靈：台灣總督府地方行政機關文書・專賣局文書からの考察〉，《社會科學研究》，34 卷 1/2 期（2014 年 3 月），頁 67-133。

<sup>26</sup> 塩川太郎，〈1935 年台灣新竹－台中地震の台中州における地震記念碑について〉，《歷史地震》，29 期（2014 年 7 月），頁 61-70；塩川太郎，〈1935 年新竹－臺中地震之慰靈祭典——有關於臺中州地震紀念碑及慰靈祭典〉，《修平學報》，30 期（2015 年 3 月），頁 91-116。

<sup>27</sup> 於鑫，〈臺灣地震災害治理的近代化轉變：以 1935 年臺中－新竹大地震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sup>28</sup> 許芸瑄，〈日治時代簡楊華詞中的屯子腳大地震書寫〉，《有鳳初鳴年刊》，16 期（2020 年 7 月），頁 99-114。

<sup>29</sup>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 期（1999 年 6 月），頁 167-211；許雪姬，〈反抗與屈從——林獻堂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 期（2002 年 5 月），頁 259-296。

<sup>30</sup> 呂紹理，〈老眼驚看新世界：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張麗俊的生活節奏與休閒娛樂〉，收於臺中縣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文化局，2005），頁 369-400；吳奇浩，〈喜新戀舊：從日記材料看日治前期臺灣仕紳之服裝文化〉，《臺灣史研究》，

習慣、文化社團參與)<sup>32</sup>等領域。近年隨著數位人文方法的興盛，亦有利用社會網絡分析軟體，建置日記資料庫，研究記主社會關係網絡的作品出現。<sup>33</sup>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記主除記錄每天從起床至就寢間所發生的生活大小事外，亦會提及當時重要的時事、遭逢的天災等等，因此時人日記不乏對新竹—臺中大地震的描述，例如張麗俊（1868-1941）在日記中提及他在地震後前往神岡、清水、內埔等重災區視察，當地全街覆沒、住宅無存，內埔庄長張堪（1881-1935）一家 18 人更因地震而滅門；林獻堂（1881-1956）在日記中對地震發生當下，霧峰林家族人驚恐的反應有生動的描寫，其後「霧峰一新會」更組織震災慰問隊，募集白米、衣物等物資，前往災區慰問，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黃旺成（1888-1979）則在日記中敘及地震對新竹市的影響，且詳實記錄餘震的次數，因此日記亦是研究天災不可或缺的資料。

本文先對 1935 年新竹—臺中大地震的概況加以敘述，再介紹張麗俊、林獻堂、黃旺成、吳新榮（1907-1967）、蔡培火（1889-1983）等人日記對此次地震的描寫，雖以災害史的視角切入，<sup>34</sup>但相關日記的內容則呈現當時臺灣人對此次地震的感受與觀察，偏向地震的社會史研究。不過，重點在於探討向來為震

19 卷 3 期（2012 年 9 月），頁 201-236；沈佳姍，〈從《黃旺成先生日記》看臺灣民間的兒童疾病及照護（1912-1925）〉，《空大人文學報》，27 期（2018 年 12 月），頁 35-98。

<sup>31</sup> 許雪姬，〈張麗俊生活中的女性〉，收於臺中縣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9-121；李毓嵐，〈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興大歷史學報》，24 期（2012 年 6 月），頁 59-98；李毓嵐，〈丈夫日記中的妻子與情人——以楊水心、林玉盞、李招治為例〉，《興大人文學報》，65 期（2020 年 9 月），頁 87-125。

<sup>32</sup> 許雪姬，〈林獻堂與標社〉，《兩岸發展史研究》，2 期（2006 年 12 月），頁 27-65；鄭政誠，〈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讀書生活〉，《兩岸發展史研究》，7 期（2009 年 6 月），頁 45-72；許俊雅，〈知識養成與文學傳播：《黃旺成先生日記》（1912-1924）呈現的閱讀經驗〉，《東吳中文學報》，27 期（2014 年 5 月），頁 267-307。

<sup>33</sup> 李宗信、張育誠、劉庭羽，〈《劉福才日記》中的社會關係網絡——另一個觀看日記的視角〉，《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5 期（2021 年 6 月），頁 157-214。

<sup>34</sup> 近年來臺灣災害史研究正方興未艾，地震、風災、水災均有相關研究成果發表，主題涵蓋對災害的認識與想像、災害治理、災後重建、災害與區域環境的互動，還有重大災害的個案研究，例如鄭世楠、葉永田、徐明同、辛在勤，《臺灣十大災害地震圖集》（臺北：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1999）；黃秀政主編，《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實錄》（臺北：五南出版，2005）；吳崑茂，《記憶九二一震災重建：紀念九二一震災十週年》（臺北：五南出版，2009）；朱瑪瓏，〈近代颱風知識轉變——以臺灣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0）；蔡昇璋，〈日治時期臺灣的颱風災害與防救災措施〉，《臺灣文獻》，60 卷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253-298；林玉茹，〈清代臺灣的洪水災害〉，《臺灣文獻》，49 卷 3 期（1998 年 9 月），頁 83-104；洪健榮，〈洪患對戰後臺北區域發展的影響——以五股鄉為例〉，《臺灣文獻》，51 卷 1 期（2000 年 3 月），頁 93-129；張素玠，〈從治水到治山——以濁水溪流域為例〉，《臺灣文獻》，60 卷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81-130。

災研究者所忽視的日記，做爲一種史料，在地震的描述上，它的優點、獨特性與限制、侷限何在，屬於學術界較少見的史料評析範疇，亦是日記研究的一環，在此稍加說明。

## 貳、地震概況

### 一、發生與災情

1935 年 4 月 21 日清晨 6 時 2 分發生的新竹－臺中大地震，強度達芮氏地震儀 7.1 級，前後搖晃將近 5 分鐘，劇烈震動時間在前 1 分鐘內，其後經 24 分鐘再有大型餘震，之後餘震頻繁，持續至 7 月 20 日，次數多達 24 次，導致災民人心惶惶。<sup>35</sup>此次地震造成慘重的傷亡，災區範圍北從新竹州的竹東，經竹南、南庄、苗栗、桂竹林、銅鑼、大湖、卓蘭，再連結到臺中州的內埔、東勢、石岡、豐原、神岡、大甲、清水等地。簡而言之，即新竹州的竹東、竹南、苗栗、大湖郡，與臺中州的東勢、豐原、大甲郡，其中以內埔、神岡、清水等街庄災情最爲慘重。<sup>36</sup>建築物倒塌之外，鐵道、橋梁、水道、道路、學校、官署亦遭破壞，山線縱貫鐵道甚至花費兩年多的時間才修復通車，總計損失達 2,000 萬日圓。<sup>37</sup>

新竹－臺中大地震造成的災情，在人員的傷亡方面，死亡總人數達 3,279 人，重傷 2,581 人，輕傷 9,395 人，<sup>38</sup>請參見表一。

表一 1935 年新竹－臺中大地震受災情形一覽表

州別	死亡人數	重傷人數	輕傷人數	住宅全壞	住宅半壞
新竹州	1,369	1,000	3,596	12,391	7,058
臺中州	1,910	1,581	5,799	5,536	4,388
合計	3,279	2,581	9,395	17,927	11,446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20-34、43-48。

值得注意的是，臺中州內埔庄一地即死亡 962 人，佔總死亡人數的 29.3%；

<sup>35</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1、15-16。

<sup>36</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19-42。

<sup>37</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115-144。

<sup>38</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20、29。

神岡庄死亡 508 人，佔總死亡人數的 15.5%；清水街死亡 312 人，佔總死亡人數的 9.5%。僅臺中州這三地，即佔總死亡人數的 54.3%，<sup>39</sup>請參見表二。

表二 1935 年新竹—臺中大地震臺中州重災區受災情形一覽表

街庄別	死亡人數 (總死亡人數 百分比)	重傷人數 (總重傷人數 百分比)	輕傷人數 (總輕傷人數 百分比)	住宅全壞 (總全壞 百分比)	住宅半壞 (總半壞 百分比)
神岡庄	508 (15.5%)	360 (13.9%)	1,785 (19%)	936 (5.2%)	155 (1.4%)
內埔庄	962 (29.3%)	706 (27.4%)	2,935 (31.2%)	1,694 (9.4%)	383 (3.3%)
清水街	312 (9.5%)	331 (12.8%)	435 (4.6%)	1,384 (7.7%)	1,406 (12.3%)
沙鹿庄	36 (1.1%)	49 (1.9%)	190 (2%)	269 (1.5%)	385 (3.4%)
梧棲街	24 (0.7%)	34 (1.3%)	44 (0.5%)	317 (1.8%)	481 (4.2%)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23、33、47。

最悽慘的是內埔庄的屯子腳，當地總人口 4,578 人，死亡人數 440 人，另有 201 人重傷，且庄長張堪與助役張花（1891-1935）兩兄弟全家 18 人，加上傭人、家庭教師等人，總計 21 人全被壓死在自宅，極為駭人聽聞。關於張堪全家因地震滅門之事，邱清壽編輯之《中部地動歌》，亦有提及：

彼厝喊甲變肉醬 苦鄰亦壓著姓張 磧著內埔張庄長 歸家磧甲羊羊羊  
庄長一家拾三个 閑十三个全一家 有春一个去內地 以外磧磧做一下  
有春二个人無死 一个內地去讀書 野春一个是嫻婢 去柄糞燥無差宜  
庄長丹春煞尾子 伊去讀書在東京 以外歸家全無命 通人替伊無心成<sup>40</sup>

指出張堪的小兒子因在東京求學，而逃過一劫，此外僅有一名女婢生還，其餘全數遇難。其餘的重災區尚有神岡庄的新庄子（死亡 164 人）、圳堵（死亡 188 人），內埔庄的舊社（死亡 129 人）、后里（死亡 158 人），清水街的清水（死亡 188 人），<sup>41</sup>請參見表三。

<sup>39</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23。

<sup>40</sup> 邱清壽編輯，《中部地動歌》，不註頁數。

<sup>41</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95-97。

表三 1935 年新竹—臺中大地震神岡、內埔、清水各地受災情形一覽表

大字別	總人口	死亡 人數	重傷 人數	死傷者 百分率	總戶數	住宅 全壞	住宅 半壞	全半壞 百分率
神岡庄								
神岡	2,147	98	78	8%	328	229	43	83%
新庄子	1,116	164	116	25%	150	150	0	100%
山皮	504	8	5	3%	70	31	22	76%
圳堵	2,071	188	99	14%	302	271	15	95%
北庄	2,258	31	46	3%	310	197	46	78%
社口	2,301	1	1	0%	312	6	9	5%
三角子	1,340	0	0	0%	186	0	6	3%
大社	1,778	0	1	0%	270	5	1	2%
下溪洲	3,799	31	18	1%	471	47	13	13%
內埔庄								
屯子腳	4,578	440	201	16%	735	509	46	76%
中和	1,443	42	32	5%	212	90	61	71%
月眉	2,957	14	11	1%	497	59	24	17%
舊社	1,394	129	90	16%	185	158	17	94%
四塊厝	2,799	49	49	4%	379	238	36	72%
圳寮	1,240	80	68	12%	197	156	9	84%
牛稠坑	484	2	3	1%	74	42	0	57%
后里	1,725	158	94	15%	297	265	19	93%
七塊厝	839	43	45	10%	134	126	3	96%
中社	482	6	19	5%	68	24	0	35%
公館	269	14	11	9%	31	18	0	58%
新店	242	3	4	3%	38	28	5	87%
清水街								
清水	8,422	188	168	4%	1,597	521	305	52%
社口	2,720	35	37	3%	402	160	96	64%
四塊厝	1,621	4	6	1%	253	42	65	42%
秀水	2,374	20	36	2%	358	148	111	72%
大槿榔	3,210	23	20	1%	433	122	156	64%

高美	3,600	4	3	0%	445	15	27	9%
三塊厝	3,276	4	8	0%	445	37	120	37%
田寮	3,187	19	45	2%	425	114	214	77%
大突寮	1,658	10	10	1%	238	96	137	98%
楊厝寮	1,839	9	1	0%	226	35	97	58%
吳厝	1,591	10	6	1%	217	94	81	81%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95-97。

家屋的損毀方面，新竹州與臺中州兩地住宅全壞共 17,927 戶，然與人員傷亡相反，新竹州房屋毀損情形較嚴重，達 12,391 戶，臺中州只有 5,536 戶，<sup>42</sup>請參見表一。不過，臺中州亦有毀損極嚴重之地區，神岡庄的新庄子總戶數 150 戶，全壞 150 戶，住宅毀損比例達 100%；屯子腳總戶數 735 戶，全壞 509 戶，半壞 46 戶，住宅毀損比例達 76%；清水街總戶數 1,597 戶，全壞 521 戶，半壞 305 戶，住宅毀損比例達 52%，可謂滿目瘡痍，<sup>43</sup>請參見表三。



圖一 屯子腳災後慘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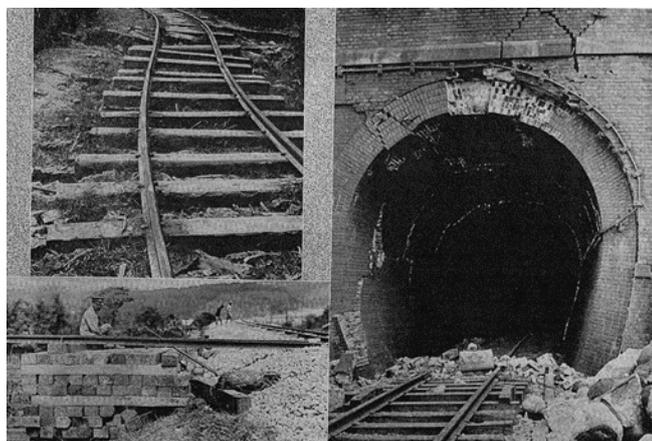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昭和十年臺灣大震災記念畫報》，頁 55。

鐵路的損害方面，縱貫鐵道山線的隧道崩塌陷落、橋梁下陷移動、鐵路沿線路面龜裂陷落，還有幾處發生鐵軌彎曲現象，甚至幾個火車站房舍也受損，以泰安與后里兩火車站間的第八隧道之崩壞、內社川與魚藤坪鐵橋的破壞、泰

<sup>42</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43。

<sup>43</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94-100。

安火車站的傾頹最為嚴重。至於海線，雖也有鐵路下陷、月臺倒塌及橋樑下陷的問題，但較不嚴重。<sup>44</sup>



圖二 鐵道受損情形

資料來源：《昭和十年臺灣大震災記念畫報》，頁 65。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4 月 21 日地震發生後豐原郡神岡庄全庄倒壞，清水街全滅，慘死者堆置於路旁，到處均聽聞淒慘的呻吟，猶如人間地獄。<sup>45</sup> 22 日該報統計，地震的死傷已超過 8,600 人，家屋全壞、半壞共二萬餘。<sup>46</sup> 24 日特別刊出一則臺中支局林姓記者踏查災區的視察紀錄，具體呈現災區實況。根據該則報導，21 日一早 6 點半，林姓記者出發前往豐原、神岡、內埔等地，抵神岡後，發現庄內住屋全都倒塌，去年才新建的役場，也不見蹤影，附近有五、六名慘遭壓死者，其中一名男性，頭蓋骨破碎，四散的腦漿，黏沾著毛髮的瓦片，呈現不忍卒睹的慘狀。警官、壯丁從倒塌屋舍中拖出遭壓死的人們，好像在掘芋頭，一丁點一丁點的露出，被挖掘出來的屍體，連長相也分辨不出，每挖一間大約需耗費一小時。內埔庄的情況更為淒慘，聽說死了 500 人，路上到處是死屍，倖存的也都負傷，得不到緊急治療。豐原有部分屋舍倒塌，死傷人數較少，但時來的餘震，仍震得居民心驚膽跳，幸運未倒的房屋，內部也都有裂縫，大家紛紛外出，街道一片混亂。<sup>47</sup> 前述文字是震災後第一手的觀察，對

<sup>44</sup> 臺中震災復興事務所，《臺灣鐵道震災誌》，頁 11-30。

<sup>45</sup> 〈慘死者路傍に累々阿鼻叫喚の生地獄 豐原郡神岡は全庄倒壊し慘！清水街は全滅〉，《臺灣日日新報第二號外》，1935 年 4 月 21 日，10 版。

<sup>46</sup> 〈臺灣大震災の死傷八千六百人を超ゆ 家屋の全、半壞は二萬餘 昨夜十時迄の本社の調べ〉，《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22 日，2 版。

<sup>47</sup> 〈鬼哭啾啾の荒野を行く 豐原、神岡、內埔方面實地踏破記——林特派員〉，《臺灣日日新報》，

於重災區宛如世界末日般的慘況有深刻描寫，但由於時間有限，該名記者的觀察亦有錯誤之處，例如他提及神岡庄新建的役場已不見蹤影，但在災後的官公衙被害統計表中，並無神岡庄役場，<sup>48</sup>顯示該役場事實上並未倒塌。

另根據楊逵的記載，屯子腳數百戶的家屋如骨牌般倒成一堆，連路都被倒塌的房屋埋沒，剛被挖出的屍體則散放四處，在炙熱的陽光下曝曬著。災民呼喚孩子、喊爹叫娘的哭號聲揪人心肺，猶如身在屠宰場，連斷腿的人都奮力要挖出自己的孩子。<sup>49</sup>新庄子的情況則是當地的房屋倒塌成一堆，路邊屍體橫陳，公所剛配給的簡陋棺材堆積如山，且災民並未收到官方配給的飯糰，一個幫忙老太婆的男子說，因為從昨天早上就一點東西都沒吃，所以連收拾屍體的力氣也沒有。<sup>50</sup>清水方面，受災也極為嚴重，郡公所的後院災民竄動不已，爲了領取一合〔按：0.18 公升〕的米，幾千人大排長龍。<sup>51</sup>

災後地方上哀鴻遍野的慘狀，在「櫟社」社長傅錫祺（1872-1946）〈哀震災〉一詩中有深刻的描述，此詩亦述及新竹—臺中地震發生的時間、地點、傷亡人數：

今滋之慘古未曾，長記紀年逢乙亥。  
維時四月二十一日，晨六句鐘日初出。  
哀哉夜寐不夙興，大夢未醒命已畢。  
禍來乃間不容髮，欲避倉皇那有術。  
乾坤悽愴日月昏，逢人欲訴言難述。  
臺中豐原大甲與東勢，竹南竹東大湖連苗栗。  
七郡三萬八千五百家，全潰半壞大破無完室。  
重傷輕傷一萬二千人，萬死一生說到當時猶戰慄。  
更有三千二百五十餘，橫被鬼錄勾一筆。  
哭夫哭妻哭親子，聲聲酸鼻痛入耳。  
最是令人眼欲花，屍骸土中初掘起。  
死者待葬生待哺，居已無家飲無水。

---

1935 年 4 月 23 日，5 版。

<sup>48</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68-69。

<sup>49</sup> 楊逵，〈臺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頁 207-208。

<sup>50</sup> 楊逵，〈臺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頁 210。

<sup>51</sup> 楊逵，〈臺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頁 212。

所賴朝野盡同情，不然一例溝壑委。<sup>52</sup>

王少濤（1883-1948）〈大震災〉除描述地震的災情，亦提及昭和天皇頒發救恤金，派遣侍從武官來臺慰問，還有百姓勤於捐資及楊肇嘉熱心救災的義行（前述事項詳後）：

乙亥四月廿一朝，俄然崩山而裂地。相望南北車不通，石橋橫斷屋頽墜。  
二州七郡罹巨災，劇慘家俛震脈位。非命壓斃三千餘，輕重負傷十萬外。  
可憐一家或全亡，可憐一家亡三四。死者冥冥無人哭，在者煢煢無處寄。  
亂塗腦血不完屍，天暑道旁生臭氣。嗚呼人死死便休，無論貧賤與富貴。  
督臣函電到朝廷，帝遣侍從武官至。奉頒恩帑恤災區，萬民感激拜嘉賜。  
須臾捐資三十萬，戮力同心民與吏。楊子肇嘉最可風，招同家族勞救濟。  
不遑寢食不顧身，愧死旁觀爭名利。願告五百萬同胞，儘發婆心行仁義。<sup>53</sup>

## 二、官方與民間的救災行動

地震來襲時，中川健藏（1875-1944）總督並不在臺灣，但這並不影響後續的救護工作，地震當天日本官方已派出軍隊到震災地區從事警備、偵查、救護，紅十字會救護班也協助救治傷患。同時各種救援組織紛紛成立，例如醫療救護班、壯丁團、青年團及婦人會等等，相繼投入救人、醫療、配送物資、建造避難所等工作，官方也透過詳細的災民調查，使救災工作得以有系統的展開。其後兒玉秀雄（1876-1947）拓相將臺灣災情報告日本天皇，於是天皇派入江為守（1868-1936）侍御長攜帶 10 萬圓慰問金來臺，中川健藏總督也在 4 月 26 日趕回臺灣，以迎接代表天皇的入江侍御長，入江自 28 日起到 5 月 4 日，到各地做慰問與視察的工作。<sup>54</sup>

關於官方救災行動，親眼目睹震災的大甲人林漢璋所編寫之《中部大震災新歌》，有以下敘述：

<sup>52</sup> 傅錫祺，〈哀震災〉，傅錫祺，《鶴亭詩集（下）》（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192。

<sup>53</sup> 王少濤，〈大震災〉，「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下載日期：2018 年 10 月 21 日，網址：<http://xdcm.nmtl.gov.tw/twp/b/b02.htm>。

<sup>54</sup> 許雪姬，〈一九三五年的臺中大地震〉，收於王正雄、施金柱主編，《墩仔腳大地震老照片特集》，頁 6；陳怡宏，《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上的臺日震災》，頁 89-90。

三月十九的早起 六時二分喜東時 強震道路亦龜裂 災民無厝通好居  
 道路龜裂亦出水 二州災民真克虧 當局急派救援隊 派往災害地周圍  
 大甲急派壯丁團 派往清水頭一番 派保甲民去應援 亦有官吏的職員  
 青年團員甲壯丁 自動清水行無停 一甲五名有指定 派去救援真正經<sup>55</sup>

震災發生後，來自各地的捐款源源不絕，前述之日本天皇御下賜金 10 萬圓，新竹、臺中兩州各分配 5 萬圓，對人員傷亡、家屋毀損皆有補助，給予死者一人 10 圓、重傷一人 6 圓、輕傷一人 1 圓、住家全壞一戶 1.2 圓、住家半壞大破 1 圓。<sup>56</sup>日本各宮室及王公家的御下賜金也有 3,000 圓，新竹、臺中兩州各分配 1,500 圓。<sup>57</sup>此外，尚有來自海內外的義捐金一百七十四萬餘圓，其中來自臺灣島內的義捐金四十三萬餘圓，來自日本內地一百二十一萬餘圓，來自外國八萬九千餘圓。<sup>58</sup>

為進行災後重建，臺灣總督府組織「災區復興委員會」，擬定都市計畫，在新竹州大湖、卓蘭、苗栗、銅鑼、竹南、後龍、竹東、北埔、南庄、公館、三叉，臺中州清水、豐原、梧棲、沙鹿、內埔、神岡、石岡等災區進行市區改正。同時頒布〈臺灣家屋建築規則〉，對於家屋建材及與建材對應的施工方式，均有嚴格規定。此外，尚有市街地住宅復舊、村落地住宅復舊、州與街庄營造物復舊等種種措施。<sup>59</sup>

在民間自發的救災行動方面，少數被埋在地下的災民，靠著家人搬移石塊，即可幸運獲救，例如當時就讀內埔公學校四年級的學童董平義，地震發生時正在廊下玩耍，感覺身體似乎搖晃不已時，突然土塊掉落到頭上，而被壓在土塊塊底下，不久呼吸愈來愈困難，逐漸要窒息，他不禁想到自己是不是會就這樣死去，後來父親移走他頭上的土塊塊，遂幸運獲救。<sup>60</sup>不過這只是特例，眾多災民仍待他人伸出援手，「臺灣文藝聯盟」成員遂自主成立救災總部，組織募捐班、調查班、配給班，深入災區進行救援活動。調查班與配給班每天在臺中、新竹兩州的山間僻地詳細調查，盡全力配給災民所需的物品。募捐班從附近的各鄉鎮開始，一直進入嘉義市，拿起擴音喇叭在街頭徵募小額捐款和

<sup>55</sup> 林漢璋，《中部大震災新歌》，不註頁數。

<sup>56</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291。

<sup>57</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301。

<sup>58</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335。

<sup>59</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355-444。

<sup>60</sup> 杉內一義等，〈震災に關する兒童の感想文〉，頁 104-105。

民生用品。<sup>61</sup>楊達是新庄子及圳堵調查、配給班的一員，當地居民在地震後第三天才吃到稀飯，而且一碗米的份量不及普通的一餐，卻要充當一日的食糧，他們因為肚子餓，所以沒力氣搭蓋避難小屋，也擔心若臨時下雨，會無處棲身。當慰問班通知庄民前來領取慰問品時，庄民說不要。又說，就算餓著肚皮，使盡腳力去領糧，也只是堆在派出所，一點也不發給我們。迨慰問班的人說：「並非只堆在派出所，而是直接交給你們。」他們才相約數十人一隊，踴躍地前來領取慰問品。當配給班成員會見內埔庄代理庄長野村正雄，懇求他至少充分地供給米糧，野村卻像要吵架似地說：「給二合不夠嗎？老是聽這些笨蛋胡言亂語盡說一些辦不到的事，真受不了！」<sup>62</sup>可見官員的傲慢與官方救災的不力，導致災民對政府不信任。

清水的楊肇嘉則率領民眾發掘深埋在瓦礫泥土下的屍體，其妻張碧雲和其女湘玲也帶領全家動員，幫忙為傷者敷藥裹傷與擡運屍體。經楊肇嘉等人挖出的屍體，連同當時已死亡的共有 312 具，救護重傷者有 337 人，輕傷 435 人。此舉受到官方媒體的讚揚，因為當時許多臺灣籍的壯丁團員因拘於迷信，不敢用手接觸屍體，導致挖掘的工作全仰賴警官與在鄉軍人，唯獨楊肇嘉例外，指揮家族成員協助收拾屍體，對於救災有極大貢獻。<sup>63</sup>由於傷亡慘重，不僅善後是一大問題，食物亦有錢無處可買，楊肇嘉為此協助郡役所由臺中訂送飯包，並將家中米糧鹹菜之類運來救濟。入夜則暫搭草寮，使無家可歸者得以暫避風雨。震災第二日楊肇嘉開始訪問受災戶，派人協助家屬到未受災地區搶棺木。至於醫藥方面，則請其醫界好友參加由他組織的診療團，在清水當地救治災民，並捐出大量藥品。事後民眾向其表示感謝，稱其一連串的醫療措施，使百餘名本來瀕於死亡邊緣的傷者，得以挽回生命。<sup>64</sup>

### 三、災情慘重原因之分析與災後紀念

新竹—臺中大地震由於災情極為慘重，「乙亥年，壞年冬」從此成爲一句普

<sup>61</sup> 楊達，〈臺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頁 212-213。

<sup>62</sup> 楊達，〈臺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頁 214-215。

<sup>63</sup> 〈壯丁團が迷信から 死體に手を觸れぬ 發掘を警官や郷軍に任せ 機能を發揮せず非難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26 日，2 版；〈楊肇嘉氏は自ら 死體片づけ〉，《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26 日，2 版。

<sup>64</sup>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二）》，頁 297-298。

遍流傳於中部民間的警世駭語。<sup>65</sup>若探究造成重大傷亡的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此次地震震央位於新竹關刀山附近，震源深度淺於 10 公里，伴隨地震所發生的斷層主要有兩部分，一為屯子腳斷層，位於震央西南側；另一為獅潭斷層，位於震央東北側。由於斷層範圍十分大，且震源甚淺，加上地震正好發生在人們聚居地區的地層底下，大斷層直接貫穿村落，為「直下型」地震，因此造成巨大災害。<sup>66</sup>其次，地震發生在「土塙厝」密集的農村地區，土塙厝係以黏土塊堆積建造而成，非常不耐震，地震時平均 5.6 公斤左右的土塙塊，從四面掉落，位在牆壁附近的人，立刻就被壓垮在倒塌的房屋底下。反之，日式房屋多為木造建築，倒塌比例極低。<sup>67</sup>根據統計，日本內地人的木造房屋全壞者，新竹、臺中兩州合計僅 71 戶，在住宅全壞的 17,927 戶中，僅佔 0.4%。<sup>68</sup>楊達即認為此次地震之所以造成嚴重的災害，是建築失當無法耐震，臺灣農村的許多房子都屬於危屋，農民因為生活困頓，沒錢改建，只好臨時以棍柱頂撐，必須修繕的也無力補修，任其放置，住在這樣的破屋中，碰上這種地震，不發生災難才是匪夷所思。<sup>69</sup>再者，地震發生的時間是星期天清晨 6 點 2 分，大多數人都還置身屋內（特別是居住在臺中州的閩南人，新竹州的客家人則已起床從事農作），因而傷亡人數明顯升高。<sup>70</sup>

災後，在內埔、神岡、清水等重災區設有殉難者追悼碑，分別為位於內埔庄役場（今后里區公所）的「大震災內埔庄殉難者追悼碑」、清水神社旁的「清水震災紀念碑」、舊泰安車站的「臺中線震災復興紀念碑」、神岡區衛生所旁的「大震災神岡庄殉難者追悼碑」。1935-1937 年在新竹、臺中各災區且有慰靈祭典舉行，為罹難者默禱，<sup>71</sup>並發行相關明信片。<sup>72</sup>透過這些記憶所繫之處<sup>73</sup>的建

<sup>65</sup> 賴志彰，〈藉由墩仔腳大地震的寫真相片回到歷史現場〉，收於王正雄、施金柱主編，《墩仔腳大地震老照片特集》，頁 11。

<sup>66</sup> 林燈河，〈1935 年新竹、臺中烈震之震源機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1987）。

<sup>67</sup> 森宣雄、吳瑞雲，《臺灣大地震——1935 年中部大震災紀實》，頁 41-42。

<sup>68</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43。

<sup>69</sup> 楊達，〈臺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頁 210-211。

<sup>70</sup> 森宣雄、吳瑞雲，《臺灣大地震——1935 年中部大震災紀實》，頁 41-42。

<sup>71</sup> 塩川太郎，〈1935 年新竹—臺中地震之慰靈祭典——有關於臺中州地震紀念碑及慰靈祭典〉，頁 96-102。

<sup>72</sup> 陳怡宏，《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上的臺日震災》，頁 105。

<sup>73</sup> 根據諾哈（Pierre Nora）的說法，記憶所繫之處意指具物質性、功能性與象徵性之記憶載體。所謂物質性，即集體記憶之化身變形，如教科書或紀念性建築；功能性則指該化身變形之載體，且具實質政治、社會與文化功能，例如紀念日或國慶儀式；象徵性則意指記憶載體指涉社會群體與認同，例如國家級紀念碑。諾哈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出版社，2012）。

物或文件，以追悼死者，並使此段慘痛的歷史記憶得以流傳。

### 叁、日記中的新竹—臺中大地震

張麗俊、林獻堂、黃旺成、吳新榮、蔡培火等人在日記中，對於新竹—臺中大地震發生當下的情景、災區的受災狀況、官方與民間的救災行動，均有不少描述，以下依序介紹。

#### 一、地震發生當下

##### (一)、林獻堂

林獻堂在 1935 年 4 月 21 日的日記，記下當天 6 時 2 分地震來襲時家人受驚與頂、下厝建築受損的情形：

六時二分地大震，內子大驚，余亦為之愕然，家人相呼聲頗喧阗，急披衣出視，炊事場之煙突之端小折，屋瓦為之擊碎，其他幸無損害。猶龍急來問安，余甚喜其關心之切。下厝三川之肥帶崩下，根生之自働車被壓壞，後落屋瓦崩壞一處。季商之妾阿摘走出【跌】倒，左手折斷。瑞騰正在腹痛，一驚而愈。五弟處無損害，容〔榕〕紉亦因走出【跌】倒傷足，阿雨亦然，余皆往視之。後樓亦無損壞，惟花瓶破兩枝，阿麵使人將完好之花瓶貯沙，恐其復震倒壞。庄中土角厝倒一間，柱脚厝倒一間，幸無死者。不知震源地在何處，其被害之程度如何，頗為繫念。越兩時餘，豐原、神岡、清水、大甲、內埔、東勢被害之消息續續傳來，墜〔隧〕道陷落，鐵橋折損，北上之汽車不能交通。<sup>74</sup>

可見霧峰雖非重災區，但地震的強度應也不小，導致林獻堂的家人大聲驚呼，幾位霧峰林家的女眷更因跌倒而受傷，林家家屋與霧峰庄內的房屋亦有損害，幸不嚴重，亦無人死亡。林瑞騰原本腹痛，因地震一驚而愈，算是因禍得福。

<sup>74</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140。

地震後兩小時，神岡、清水、內埔等地災情慘重與鐵路交通受阻的消息即已傳抵霧峰，讓林獻堂頗為懸念。

## (二)、黃旺成

居住於新竹市客雅的黃旺成，地震當天特別早起，當時正在家中井邊刷牙，其日記對於地震來襲時天搖地動的景象，有深刻的描述：

今朝特別早起，正在刷齒於井邊的六點二分，呼呼聲響，左右旋轉，幾立腳不住，乃大地震也，舉家驚惶逃避於深井，停廿多分，予方在掃震落書室土埃，又來一強震，聲如牛吼，屋頂瓦飛，灰落几上，置物盡倒，牆街門危險將倒，一家手足無措，不敢居室內，移坐深井。<sup>75</sup>

黃旺成清楚記載地震發生於 6 時 2 分，二十餘分後又有大型餘震，聲如牛吼，置物盡倒，其後全家不敢待在室內，移坐於深井〔按：兩進間之院落〕。當晚黃旺成因感覺危險，全家移泊新竹女子公學校避難，由於得熟人協助，得以居住於有電燈之教室，較為舒適。他並將地震的震源、重大災區等資訊記於日記：「今天震源在大安溪，苗栗死六百多人，家屋千餘戶殆全滅，後龍、大甲、清水、竹南均慘不可言。」<sup>76</sup>

## 二、災區受災狀況與地震後的生活

### (一)、張麗俊

地震發生時，張麗俊剛結束在日本的旅行，正在返回臺灣的蓬萊丸上，由於船長接到無線電後向船上乘客廣播，才知臺中州豐原、東勢、大甲等郡發生大地震。4 月 22 日，張麗俊自基隆上岸後，由於山線鐵路不通，鐵橋與隧道俱有損壞，乃由海線南下。車抵淡紋湖時，他聽聞此處鐵路被震凹數尺，臨時搶修後，列車只能緩慢通行。抵甲南後，見沿路有火炬，係夜工修路者在趕工，見證鐵路邊通車邊搶修的情景。車至清水，詢問坐車工人得知，該地商店家屋被震倒極多，人物死傷亦不少。抵彰化後，再換車回豐原，出站時兒子們均在

<sup>75</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廿一）一九三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頁 140。

<sup>76</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廿一）一九三五年》，頁 140。

車站迎接，張麗俊因一家平安而感到欣慰。當晚有三次餘震，因此張麗俊全家均睡於外埕。<sup>77</sup>

4 月 23 日，張麗俊在家視察家屋，發現並無損壞，實為大幸。往後數日，張麗俊忙於至豐原各處拜訪親友，確認是否平安，並了解其家屋受損情形，大部分屋蓋無震倒，但屋壁有龜裂；亦至慈濟宮、廣福宮等宮廟視察災損情形，幸無大礙。外出視察時，張麗俊發現役場後之樹下，有組合職員在此臨時辦公，各商店及男女民眾也在此搭建臨時避難所，<sup>78</sup>可見豐原雖非重災區，但由於餘震不斷，民眾仍不敢居於屋中。

5 月 3 日，張麗俊與友人數名，乘坐出租車，至社口、神岡、沙鹿、梧棲、清水、屯子腳等災區視察，在日記寫下神岡市街商店傾倒殆盡；清水街上建築傾斜與倒壞者四處皆然；屯子腳全街覆沒、住宅無存的景象。張麗俊更前往在震災中全家慘死 18 人的故內埔庄長張堪、故助役張花宅，目睹張宅已是一片殘垣破瓦，他以「傷心慘目」、「酸鼻牽腸」，來形容內心的哀傷，因張麗俊與張堪兄弟雖無深交，但亦相識，他乃向兩人遺像上香，略表心意。最後，張麗俊指出此次地震震脈係由大湖郡出卓蘭，經石岡，出后里，透屯子腳，再由清水至沙鹿、梧棲，豐原家屋未全覆，人物亦無大損，只受其餘氣，可謂不幸中之幸。此篇日記可說是震災後第一手的重災區實地勘查紀錄，深具價值，全文如下：

晴天，往進旺家坐談，因約同往視察大震災被害地也。及午，車尚未便，遂歸。將抵家，進旺之子朝煌追至，言車既來，遂再往，到富春園治午，遂全慶通夫妻、黃星、陳和、朝煌、火爐七人坐貸切車一台，十一時半車發，由社口北庄見林振芳、林維燦數十年前建築壯麗之大廈，雖無震倒，屋蓋亦被破壞。至神岡下車，見新築之役場、派出所亦無震倒，而壁之龜紋難免，若聖母廟中宮、三川、護厝一切平地，所異者聖母龕尚在耳，而店舖倒壞者、傾斜者逮盡焉，不特市街而已，即街外之田家亦依然震倒。又坐車到圳堵及新庄，見通庄家屋少有存者，即天師壇亦平地，又坐車馳往沙轆及梧棲，市街雖無全部震倒，而震壞諒亦過半。車馳轉清水，見楊、蔡二大家之瓦屋亦受損，下車巡視清水市街，倒壞者、傾斜者到處皆然，至觀音亭亦全部倒壞，而

<sup>77</sup>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4），頁 44。

<sup>78</sup>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44-46。

中宮、三川廟蓋尚未震落者，幸有挾壁柱擎之耳，故當大震之日，人物之死傷亦甚多云，所見只有隴〔隴〕西醫院外觀頗完全焉。有頃，又坐車由甲南縱貫路北上，過百二十四節之橋抵大甲，下車一遊，則見安全無損也，適市街當改正，有數座層樓之店，建築宏壯，裝飾美麗。遊罷，又坐車入內埔，到屯子腳，見全街覆沒，住宅無存，到故庄長張堪、故助役張花彼二兄弟家，聞被壓死者兄弟並家族共十八人，合外人有二十一人云。則見頹牆毀瓦成堆，壞物荒磚滿地，見之傷心慘目，言之酸鼻牽腸，不但已〔已〕也，屋前之短牆、屋後之石垣，亦被震倒焉。予入其外埕，臨時蓋一草屋供他兄弟之肖像並二人之妻妾，因與之拈香，蓋生時雖未深交而亦相識也。出到張進益方一觀其家屋，亦與張堪等，但只壓死妻妾二人，而三、四妾尚存也。出望東南數百武張信義之洋樓、張天機之大廈，雖無被震倒而屋壁定有裂痕，若張派並其侄張啟明家屋亦被震倒云。吁！屯子腳此次之震災，被害者我張姓為首焉。車回至街頭，見一磚造之醫院無損也。又回至下后里一片，亦俱震倒矣，聞上后里七塊厝尚有數間未倒耳，車回至豐原只三時半矣。

聞此次震災之線脈係大湖郡出單欄，透石壁坑，過石岡轉埤頭山，出后里，透屯子腳，落溪洲，上神岡，由清水至沙轆、梧棲，我豐原家屋不致全覆，人物亦無大損者，只受其餘氣，亦不幸中之幸耳。聞新竹州大湖、竹東、竹南、苗栗四郡之內，受震災被害者，家屋傾倒、人物死傷亦甚多焉。<sup>79</sup>

5月5日，上午7時又發生兩次餘震，避震災之人如驚弓之鳥。張麗俊指出由於餘震不息，所以豐原民眾遲遲不敢回家，多住於避難所，而避難所僅以杉木為柱、木板為牆、鉛片為蓋，頗為簡陋。<sup>80</sup>

## （二）、林獻堂

4月23日，林獻堂看《臺灣新聞》，總督府發表臺中、新竹震災被害統計數字，死者3,045人，重傷者7,848人，輕傷者1,386人，合計12,279人；住家全壞12,647間，半壞12,232間，計24,879間；大破2,773間，小破2,776間，

<sup>79</sup>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48-49。

<sup>80</sup>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50。

計 5,049 間。林獻堂認為如此的死傷，真是空前未有的大慘事。<sup>81</sup>

由於霧峰沒有顯著的災情，因此林獻堂的日常生活仍一如往常，由他主導的「霧峰一新會」所舉辦的相關活動，例如「日曜講座」、讀書會等均持續舉行，並未受到影響，甚至 4 月 21 日地震當晚「日曜講座」也未取消。<sup>82</sup>不過，讀書會討論內容與後續演講主題受到地震影響，有做一些調整，例如 4 月 23 日舉行的讀書會，即由林獻堂與莊伊若（1880-1938）、潘瑞安說明地震之原因；<sup>83</sup>4 月 28 日的「日曜講座」，由呂磐石（1898-1959）講「震災」，以結合時事。<sup>84</sup>

### （三）、黃旺成

4 月 22 日起，黃旺成開始在日記提及新竹地區餘震頻繁的現象，當天日記的標題為「餘震頻頻」，內文記載因昨夜強震三、四次，導致黃旺成被震醒，以三時過最強，在女子公學校教室避難者，多移往雨天體操場；當天下午 1 時，又一回強震。同時黃旺成發現，沿亭仔腳或西門市場各處均睡滿避難民眾，自己與家人能待在女子公學校，算是最舒適的避難。4 月 23 日日記的標題為「餘震之憂未去」。4 月 24 日標題為「尚有餘震頗大」，描述昨夜地震又兩、三次襲來，特別是十二時半頃之餘震頗強，導致全家驚醒。4 月 25 日之日記，記載昨夜又有兩、三次餘震，比昨天更多，午後一時頃略強。4 月 26 日仍是餘震未息，午後 3 時 13 分又來一次，頗強，令人膽驚，之後才無餘震的記述。雖然餘震並未造成災情，但仍讓黃旺成深感不安，因此他 4 月 23 日雖回家住宿，但 24 日起即與家人睡在外庭，不敢居於房內。<sup>85</sup>

在財產損失方面，4 月 23 日，黃旺成找土木工匠來鑑定受損的家屋，幸好並無危險，同時將廚房以丸木支撐，使其不致傾倒，翌日則進行屋瓦修葺工事，修繕費用總計約 200 圓，損失不算巨大。<sup>86</sup>

4 月 28 日，黃旺成與友人張榜、鍾番南下苗栗了解災情，先視察竹南、中港之震後情形，又至苗栗、後龍等地，可惜他並未將前述災區的受災狀況書寫

<sup>81</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142。

<sup>82</sup> 當晚日曜講座林猶龍講「健康法雜談」、林氏瑞珠講「遺傳與環境」。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140。

<sup>83</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142。

<sup>84</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148。

<sup>85</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廿一）一九三五年》，頁 141-146。

<sup>86</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廿一）一九三五年》，頁 143-145。

於日記。<sup>87</sup>黃旺成先前也曾外出查看新竹街路的避難狀況，還有公會堂的避難所，但詳細情形亦未記載於日記。<sup>88</sup>

5月5日上午7時，又有強震，當天黃旺成日記的標題為「再強震」，此次地震導致黃家大廳的時鐘停止，一家皆驚。<sup>89</sup>隔天又有餘震數回，<sup>90</sup>往後未有地震的相關記載。

總結而言，此次地震對黃旺成的影響並不大，雖然內心驚惶，但房屋受損並不嚴重，且只在新竹女子公學校的避難所渡過兩夜。不過，透過黃旺成的日記，可知新竹市的餘震頻繁，以致居民深感不安，這是其價值所在。

#### (四)、吳新榮

居於臺南佳里的醫師吳新榮，遠離地震災區，但仍在4月22日的日記記載：「昨日的地震，中部地方出意外的強大，報道死者有二、三千人，命〔令〕人可驚。」他接著提到若要興建住宅，第一要考慮天災地變，而後考慮生活條件，對外條件包括：地震、暴風、火災、洪水；對內條件包括照明、溫度、濕度、色彩。<sup>91</sup>可見此次地震因房屋傾頽造成的大量傷亡，逼使吳新榮不得不正視興建住宅時必須注意的事項。

此次地震未對吳新榮的生活造成任何影響，他仍照常替民眾注射流行性腦炎的預防針，但不忘寫信慰問住在中部的諸親友，包括黃錡、詹添慶、石錫勳（1900-1985）等人。唯一的影響是其父吳萱草（1889-1960）4月1日搭船至日本旅行，回臺後因先至中部鼓舞震災地方與慰問災民，導致回家的日期延後了二、三天，直至4月25日才返家。<sup>92</sup>

#### (五)、蔡培火

住在臺南的蔡培火，地震發生時尚未起床，雖感覺到比平常稍大的地震，但全不以為意。直到下午接到報紙號外，始驚知北自新竹市，南至豐原、清水一帶有非常大的地震，且全滅之街庄甚多，交通通信機關各有損害，詳情未能

<sup>87</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廿一）一九三五年》，頁148-149。

<sup>88</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廿一）一九三五年》，頁144、146。

<sup>89</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廿一）一九三五年》，頁158。

<sup>90</sup> 黃旺成著，許雪姬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廿一）一九三五年》，頁159。

<sup>91</sup>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933-1937》（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頁104。

<sup>92</sup>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933-1937》，頁96-105。

明白，因之度過恐慌的一夜。翌日一早由於心情不安，急到臺中霧峰探問，他以為豐原既滅〔按：此為誤傳〕，臺中霧峰一帶亦當不能免，卻意外發現臺中、霧峰、彰化等地無多損害，但屯子腳、內埔、神岡、清水、苗栗、銅鑼等處被害最為激烈。蔡培火想到災區實地探查，但因交通不便，加上災區自 22 日午後，禁止一般人出入，除特別被允准者例外，不得已只好回臺南，思考救濟之策。<sup>93</sup>

### 三、救災行動與善後措施

#### (一)、張麗俊

張麗俊在日記提及，4 月 26 日豐原信用組合召開臨時役員會，討論對政府商借復興低利資金來救濟受災組合員之事。<sup>94</sup>5 月 1 日聽聞役場召開方面委員會，議決豐原街全部趁此時機，欲請總督許可市街再增廣四間，徹底改造。<sup>95</sup>5 月 6 日又聽說由於豐原街人心洶洶不得安居，當局打算趁此時機市街改正，增廣至十間。<sup>96</sup>可見市區改正除了是總督府對於災區重建的措施外，也與豐原當地方面委員的期待相一致。

張麗俊的日記另有一特別的記載，前已述及昭和天皇曾取出私金 10 萬圓賑恤臺中、新竹二州之震災被害地，死者 10 圓、傷者 6 圓、家屋小損者 1 圓。豐原居民張建用因嫌領到的賜金過少，乃出不敬之言，不料竟傳入當局之耳，以致被召喚留置，即使寫悔過書道歉，當局仍不肯善罷干休。<sup>97</sup>前述張某因埋怨天皇陛下的震災賜金太少，致被當局拘留，反映出民間對官方撫恤金額的不滿，顯示天皇善舉的象徵意義可能遠高於實質，同時也可看出日本警方的蠻橫。

日治時期臺灣的基層警察，不僅是法律的執行者、公共秩序的維護者，也是地方基層行政事務的推動者，更是臺灣民間社會中絕對性的權力支配者，因此臺灣民間常稱警察為「大人」、「田間皇帝」。<sup>98</sup>據大稻埕耆老陳連壽回憶，當時警察出外巡邏，一看到有多人聚集在一起，如果發現是在賭博，所有的人馬

<sup>93</sup> 蔡培火，〈日記〉，1935 年 4 月 22 日，收於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 332。

<sup>94</sup>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46。

<sup>95</sup>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47。

<sup>96</sup>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50。

<sup>97</sup>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52-53。

<sup>98</sup> 蔡秀美，〈從許丙丁的漫畫看日治時期的臺灣警察〉，《興大歷史學報》，28 期（2014 年 6 月），頁 52。

上就會被押回去治罪。如果沒有發現賭博，就會問有沒有職業，如答說沒有，就當做無賴漢押回去拘留 29 天。若在問話時，對方支吾其詞，會被打耳光，接著檢查手掌，如發現手掌很細，就會被懷疑是無業遊民而被收押。<sup>99</sup>對天皇有所批評，無疑是更為嚴重的犯行，自然無法輕輕放下。

## (二)、林獻堂

4 月 22 日，林獻堂閱報，得知內埔、神岡、清水受害最嚴重，后里、東勢次之，豐原、大甲、後龍又次之，死傷多者數百，少者數十，乃決定與五弟階堂（1884-1954）合出 1,000 圓，捐贈豐原郡 600 圓、大甲郡 400 圓。當天下午林階堂、林猶龍（1902-1955）、林陸龍（1905-1938）、林鶴年（1914-1994）等人，決定明日下午赴震災地慰問，林獻堂因身體不適，胃腸不佳、洩瀉多次且發熱，遂未能同行，而深以為憾。<sup>100</sup>當時東亞共榮協會與張深切（1904-1965）、黃再添等人紛紛來霧峰募集震災救恤金與物品，林獻堂捐贈 100 圓，其妻楊水心（1882-1957）捐衣服四十餘件。救世軍的領導幹部亦來林家拜訪，談及他們以 3,000 人份的米粉、1,500 百斤的芭蕉、50 箱餅乾救恤震災難民，林獻堂為感謝其熱誠，贈 30 圓。<sup>101</sup>

4 月 24 日，「霧峰一新會」召開幹部會議，協議組織一新會震災慰問隊，募集物資至災區慰問。翌日在林獻堂主持下，以現金購買米 4,500 斤、小鑊百口、魚脯百斤、菜脯 10 斤、舊衣服 230 領。4 月 26 日 7 時 40 分，震災慰問隊正式出發，成員包括林獻堂、楊水心、徐金瑞、溫成龍、呂磐石、林金生、林金昆、林啓東、黃坤木、林春懷、林坤山、林金荃、廖志仁、楊桂鶯、林瑞珠、林朝聘、阿蕊等人，救濟物資以貨車兩臺、客車一臺運送。<sup>102</sup>

慰問隊先至豐原郡役所拜會郡守宗藤大陸，取得傳票後，至神岡庄將慰問品交付，助役林炳焜導林獻堂等人觀倒壞家屋，又到圳堵及新庄仔，發現兩處之家屋無一存者，林獻堂特別紀錄神岡庄死者計四百五十餘人。隨後到沙鹿庄役場會庄長田村勉，交慰問品，庄長言家屋倒者三百餘戶，死者三十餘人。再到梧棲庄役場會庄長楊水河，交慰問品，得知梧棲 1,700 戶家屋大破壞者 1,400

<sup>99</sup> 莊芳榮主持，林萬傳紀錄，〈大稻埕耆老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直字 99 期（1992 年 3 月），頁 34-35。

<sup>100</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141。

<sup>101</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143-144。

<sup>102</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143-145。

戶，小破壞者 300 戶，人死三十餘名。次到清水，至大甲郡役所會郡守滿富俊美，交慰問品，滿富言死者三百餘人；又到楊肇嘉處，適其出視傷者不在。最後往內埔庄會張大端，交慰問品，並觀庄長張堪、助役張花及其家族之靈柩，計全庄死者千四十餘人，才結束慰問重災區的一日行程。<sup>103</sup>前述林獻堂率隊拜訪受災各庄庄長並交付慰問品，也記下死者的人數，但此處的數字應非最終的統計結果，若參照《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神岡庄死者總數應為 508 人，非四百五十餘人；內埔庄死者總數應為 962 人，非千四十餘人。<sup>104</sup>

4 月 28 日，「霧峰一新會」又以林猶龍、林金瑞、林金生、潘瑞安等人為代表，將慰問品白米 1,800 斤、蕃薯 1,500 斤，共乘一臺貨物自働車，慰問石岡、后里兩地災民，<sup>105</sup>才結束此次震災的救濟行動。

### （三）、蔡培火

蔡培火為募集震災救濟金，特別籌組「新竹、臺中兩州下震災義捐音樂會」，預計在 50 日之間，在 35 個場所開演，參與演出之音樂家包括盛福俊（男中音）、陳高錦花（鋼琴）、陳信貞（鋼琴）、林秋錦（鋼琴）、高慈美（鋼琴）、黃林蕊花（鋼琴）、蔡淑慧（小提琴）、李金土（小提琴）、林澄藻（男高音）、林澄沐（男高音）、高約拿（口琴）等人，宣傳及設備由臺灣新民報社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負責。原本規劃 5 月底或 6 月初在全臺各地巡演，但因演出者的時間無法配合，加上蔡培火需率領新民報社社員前往中國考察，遂延至 7 月。據其日記記載，7 月 3 日午後 7 時半在屏東市禮拜堂舉行首演，不幸開演前三、四小時就大雨傾盆，直至開演時方稍息，且直到 8 時鋼琴才運到會場安置完畢。此場音樂會出席者二百餘名，幸好李瑞雲（1895-1938）與臺灣製糖會社有特別捐款，才有二百十餘圓的收入。<sup>106</sup>

8 月 13 日在霧峰座的演出為最終場，林獻堂亦是座上嘉賓，當晚他先設宴款待蔡培火一行人，7 時半前往霧峰座觀賞演出，可惜當夜是中元，役場前有演劇，以致聽眾僅有二百餘人。翌日震災音樂團解散之前，培火、澄沐、約拿、慈美、淑慧、信貞、秋錦，特別邀請獻堂、階堂等人一同拍攝紀念團體照，以

<sup>103</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145。

<sup>104</sup>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頁 23。

<sup>105</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148。

<sup>106</sup> 蔡培火，〈日記〉，1935 年 7 月 3 日，收於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頁 339-341。

資留念。<sup>107</sup>

震災義捐音樂會原本預定 35 場的演出，因天氣不佳、風雨疊至，導致臺東花蓮港之行不得不中止；田中、蘇澳的主事者因恐成績不佳，辭退開演，此外皆依預定進行。總計演出 31 場，費時 42 天，所募集款項約在二千至三千之間。蔡培火原本預計會有一萬圓的收入，扣除成本實益六、七千圓，結果不能達其半數，原因在於開演回數減少，且在高雄州的六場演出皆逢大風雨，臺中、彰化、臺北、宜蘭亦有風雨，天氣晴朗者只有臺南州七、八場與最後兩三天而已，因天公不作美，都市的成績反較不良，但他仍對協助者充滿感謝。<sup>108</sup>

### 肆、日記資料的優點與缺點

許雪姬曾指出日記是研究記主的頂級資料，亦是研究婦女史、家族史、生活史的重要素材，其重要性為記主記當時事，真實性較高，例如林獻堂毫無隱藏地記載他為皇民奉公會從事的各種活動，並未預料到日後日本會戰敗，國民黨政府會清算參加該會的人員；日記也提供有異於統治者制式說法的平民觀點，戰後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政府的說法與林獻堂、吳新榮在日記中的書寫就大有不同。至於日記使用的有限性，包括日記記載常失之簡略，有時作者選擇不寫，例如陳懷澄（1877-1940）在日記中對於「櫟社」相關活動，往往一筆帶過，必須另外參考記載「櫟社」詩會鉅細靡遺的張麗俊日記；另外就是作者書寫時的主觀性強，<sup>109</sup>最有名的例子是蔡培火在得悉蔣渭水（1888-1931）的死訊後，在日記批評蔣渭水私生活混亂、思想不貫串、見識淺薄，甚至說蔣渭水在未得反悔之前就死去，他感到遺憾至極。<sup>110</sup>

臺灣日記中關於新竹—臺中大地震的記載頗多，與其他史料做比較後，其做為史料的優點與缺點，可以與許雪姬前述的說法相印證，茲敘述如下：

<sup>107</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281-282。

<sup>108</sup> 蔡培火，〈日記〉，1935 年 8 月 14 日，收於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頁 341-342。

<sup>109</sup> 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2 卷 1 期（2015 年 3 月），頁 157-158、160-162。

<sup>110</sup> 蔡培火，〈日記〉，1931 年 8 月 5 日，收於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頁 179-181。

## 一、優點

### (一)、生動描述地震發生當下之情景，並詳細記錄災區實況

林獻堂與黃旺成寫下地震來襲時天搖地動，眾人驚惶的場景，十分生動；張麗俊則提到海線鐵路一邊通車一邊修復，豐原居民震後因惶惶不安，多居於臨時避難所；黃旺成描述新竹頻繁的餘震，居民多於公學校、市場等地避難，均有其參考價值。尤其張麗俊曾至神岡、沙鹿、梧棲、清水、屯子腳等重災區探視，記錄災後的實況，雖不及實際從事救災的楊逵寫下之〈臺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詳盡，亦是難能可貴的第一手觀察。由於日記具備立即現在性，記主在地震發生的當日或隔日迅速寫下當下感受與所見災情，可信度極高，較不偏離事實。

此外，日記的篇幅並無限制，記主可鉅細靡遺描寫地震來時的驚恐與災區的受損情形，而且逐日記述呈現出脈絡性，例如透過林獻堂日記，可得知林獻堂從受驚，到關心災區、進行捐款，進而組織慰問隊的過程。相較於此，與震災相關的漢詩作品雖然為數不少，但因受限於詩作體例，有字數之限制，對於災情自然難有詳盡的敘述。

### (二)、補充民間自力救災的史實

林獻堂在日記中敘及「霧峰一新會」組織震災慰問隊，募集物資至災區發送，並慰問災民；蔡培火在日記記載他籌辦震災義捐音樂會，兩者均屬民間自發的救濟活動，尤其一新會震災慰問隊之活動不見於其他史料，若非林獻堂在日記中提及，恐已灰飛煙滅，可見日記在重建地震史實的重要性。

除「霧峰一新會」，「臺灣文藝聯盟」和楊肇嘉亦組織救援行動或診療團，可見新竹—臺中大地震由於災情慘重，無法只仰賴官方的救災行動，民間的自力救濟亦扮演重要角色。

### (三)、代表民間的看法，替民眾發聲，與官方立場有別

日記之外，報紙亦具有立即現在性，報紙每每在第一時間報導各地災情，並刊登記者的視查紀錄，惟報紙是公開的出版品，常成為官方形塑輿論的工具，與日記是記主的私密紀錄，能忠實反映內心想法不同。《臺灣日日新報》除報導

災情外，也會披露一些日人救災可歌可泣的小故事，例如大安驛長安藤勝喜公而忘私，地震時由臺中開往基隆的 616 號列車正好抵達大安驛，發車之時停車，車站成為驛員的避難所，但驛長宿舍卻被震壞，導致其兩歲女兒惠美子被壓死。<sup>111</sup>該報 4 月 27 日後的報導，多與重建、復興事業有關，例如大甲、豐原、東勢三郡，雖然死亡學童達百名，除全毀的豐原郡內埔公學校、大甲郡大楊公學校外，其餘小、公學校將於 28 日照常開學；<sup>112</sup>新竹、臺中災區的小、公學校由於校舍毀壞，將盡速開始野外教授；<sup>113</sup>新竹州的災民對於震災地的復興，希望能進行市區改正，統一建築樣式，<sup>114</sup>企圖塑造出災區生活已重回正軌的景象。其次，《臺灣教育》刊登之學童震災回憶，亦是地震見證者的第一手史料，但出版該刊物的「臺灣教育會」，事務所設於臺灣總督府內，登出的作品自然必須符合統治者的意識形態。

又如天皇賜金 10 萬圓救災，並派侍從武官來臺慰問一事，相關漢詩作品均一味歌功頌德，例如「下賜金錢過十萬，二州災庶載堯恩」、「驚動九重天子憫，欽差災跡賜金還」、「皇金十萬黎災恤，一視同仁泣聖衷」等詩句，<sup>115</sup>蓋因漢詩為公開發表的作品，自然不能觸怒當道，為求政治正確，未必能呈現作者心中真正的想法。反觀張麗俊在其私人日記忠實呈現豐原居民張建用因不滿領到的賜金過少，而口出怨言，以致被警方拘留，甚至寫悔過書亦無用，忠實反應災民對天皇賜金的看法。

#### (四)、呈現地震資訊的傳播過程

在沒有網路、手機、電視的 1935 年，地震的相關資訊是如何傳播而讓一般民眾得知呢？從林獻堂日記可知，報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林獻堂透過《臺灣新聞》，獲知內埔、神岡、清水受害最嚴重，其後更將報上的死傷人數與住家毀壞間數一一抄錄於日記，認為這是空前未有的大慘事。

至於張麗俊，地震發生時正在返回臺灣的輪船上，透過船長廣播而獲得地

<sup>111</sup> 〈乗客の無事を見届け 家に歸れば子は惨死 安藤大安驛長を見舞ふ 立往生の列車は驛員の避難所〉，《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24 日，7 版。

<sup>112</sup> 〈災區小公學校 至廿八日開校 學童死亡達百名〉，《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27 日，4 版。

<sup>113</sup> 〈兩州下災地小公學校 決定開始野外教授 關係官攜教科書等赴現場〉，《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28 日，8 版。

<sup>114</sup> 〈新竹州震災地復興 住民咸望市區改正 以期統一建築之樣式〉，《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29 日，12 版。

<sup>115</sup> 鄭金柱編，《臺灣新竹州臺中州震災詩集》，頁 8、13、23。

震的訊息。依其日記所記，船長接收無線電後共廣播三次，第一次指出臺中州豐原發生大地震，死者 1,445 人，輕重傷亦數千人，高雄亦是災區。第二次廣播的內容與第一次同。第三次則明確說明臺中州豐原、東勢、大甲等郡是災區，並無高雄。<sup>116</sup>可見一開始資訊混亂，不實消息充斥其中，而誤傳高雄是災區，但之後情勢逐漸明朗，第三次的船長廣播已符合實際受災的狀況。

張麗俊返回豐原後，非常關心當地親友與慈濟宮等廟宇的災情，在科技尚未發達、資訊難以流通的情形下，他採取的方法是實際走一趟，花了數日的時間拜訪親友與宮廟，眼見為憑，發現均無大礙，才放下心中大石。蔡培火亦是親自到臺中霧峰打探消息，原本想深入災區，但因交通不便與管制措施，只得作罷。

## 二、缺點

### (一)、留下日記之記主並非居住於重災區

張麗俊、林獻堂、黃旺成居住的地區，分別是豐原、霧峰與新竹市，並非重災區，他們也不是受災嚴重的災民，這是較為可惜之處，但張麗俊與林獻堂均曾至重災區訪視，並在日記留下紀錄，可略補其不足。居於重災區清水的楊肇嘉，有回憶錄留存，使人明瞭清水受災之慘重，但回憶錄為事後追記，一些史實可能因記憶模糊而出現錯誤，或為追求自身評價而刻意造假，不似記載當下行事與心境的日記真實，<sup>117</sup>此亦為無意史料（日記）與有意史料（回憶錄、自傳、口述歷史）的差別，<sup>118</sup>且眾所皆知楊肇嘉的回憶錄並非由其本人執筆，而其個性向來好面子、喜愛膨風，<sup>119</sup>故可能有失實、誇大之處，例如地震過後經楊肇嘉家族收埋的屍體，報紙上的報導是五十餘具，但回憶錄卻將挖出的屍體與當時已死亡的人數合計，共 312 具，不明言挖出收埋的人數，略有灌水之

<sup>116</sup>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44。

<sup>117</sup> 許雪姬指出，日記為記主記當時事，有別於事後追記，可能回憶失真與太多迴護自己空間的回憶錄、自傳、口述歷史。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 158。

<sup>118</sup> 無意史料為不知不覺中的表現，沒有預定的目的、周密的計畫，只是自然地流露出來，例如報紙中的廣告；有意史料為史料作者蓄意存留某一部分往事，大凡名流的回憶錄、公家的宣傳冊子均是。有意史料的價值，遠在無意史料之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臺北：杜維運發行；三民書局總經銷，2008），頁 159。

<sup>119</sup> 洪可均，〈《楊肇嘉回憶錄》中的虛與實——國家、民族與家庭情感的纏結〉，《臺灣史料研究》，41 期（2011 年 12 月），頁 39-65。

嫌。<sup>120</sup>

### (二)、記主只書寫自己的觀察，視角有限

張麗俊重視臺中州、黃旺成注重新竹州，均著重自己居住地區的災情，此為人之常情，但亦是日記的侷限。反觀報紙對於新竹州、臺中州的災情均有介紹，報導新竹州被害最大，壓死者百餘名，倒壞家屋二百餘；<sup>121</sup>震央所在的苗栗郡，傷者到處橫陳，也有一家全滅的案例；<sup>122</sup>南庄大南埔的民宅一瞬間全滅，只殘留半倒的 3 戶人家；<sup>123</sup>豐原郡亦受創嚴重，死者千餘、傷者近萬人。<sup>124</sup>後來也注意到次級災區，例如沙鹿市街幾乎全滅，卻由於消息不通，各報全無記載，以至無人慰問及配給救濟品，數日後當地存米無多，居民有錢亦無處購米，急需援助。<sup>125</sup>因此日記的記述不及報紙的報導全面。

### (三)、傷亡數字不盡正確

日記的傷亡數字，多抄錄自報紙或聽聞而來，不如官方事後公布的統計資料正確，較無引用的價值，前述林獻堂日記中關於神岡庄與內埔庄的死亡人數，並不盡正確，也非最後的結果。此因日記雖是一手史料，但關於天災有時會引述報紙報導，與報紙有關的部分就變成二手史料，可信度較低。

### (四)、記載不完全或忽略不寫

日記有時並不能完全呈現記主的日常行事，因為記主對其經歷常有書寫簡略或忽略不提的現象。前述黃旺成曾至竹南、中港、苗栗、後龍等地視察震後情形，但並未將災區的受災狀況書寫於日記，使讀者難以了解當地災情，即是一例。

<sup>120</sup> 〈楊肇嘉氏は自ら 死體片づけ〉；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二）》，頁 297。

<sup>121</sup> 〈新竹州被害最大 壓死者百餘名 倒壞家屋二百餘〉，《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22 日，8 版。

<sup>122</sup> 〈苗栗郡下の慘狀 傷者は到る處に横はり 一家全滅の慘事も二三 大災害の中心地へ〉，《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22 日，7 版。

<sup>123</sup> 〈半壞三戸を殘して 民家は一瞬に全滅 物凄地鳴りと共に地が揺れる 南庄大南埔の慘狀〉，《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23 日，1 版。

<sup>124</sup> 〈中部大地震狀態 豐原郡下被害甚巨 死者千餘傷者近萬人〉，《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22 日，8 版。

<sup>125</sup> 〈沙鹿地方大震害 全市街幾至全滅 壓死卅五重傷四八〉，《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26 日，8 版；〈災後沙鹿 食糧告缺〉，《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26 日，8 版。

(五)、僅呈現知識分子的觀點

日記的記主多為知識分子，黃旺成、吳新榮、蔡培火均受過新式教育，張麗俊與林獻堂雖為舊學出身，但其漢文造詣向來備受推崇，因此日記代表的是知識分子或社會領導階層的看法。反之，與新竹－臺中大地震有關的臺語歌仔則是代表底層庶民對此次震災的記憶與認識，可惜這些歌仔是以字義無關，但發音相近的漢字來標示臺語讀音，今日讀來較為艱澀難解，應對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進行全面地整理與解讀。

(六)、圖像的魅力勝於文字

對於受災慘況的描寫，有時文字所能述說的遠不及一張震災照片。張麗俊的文筆絕佳，對於內埔庄長張堪的宅邸在震災後之慘況有以下深刻描寫：「則見頽牆毀瓦成堆，壞物荒磚滿地，見之傷心慘目，言之酸鼻牽腸，不但已〔己〕也，屋前之短牆、屋後之石垣，亦被震倒焉。」<sup>126</sup>不過若與照片相較，收錄於《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或《昭和十年臺灣大震災記念畫報》的災區照片，透過視覺的直接傳遞，更容易讓人直接感受到地震的威力。



圖三 張堪、張花宅邸震災後情景（右上圖為張花）

資料來源：《昭和十年臺灣大震災記念畫報》，頁 57。

<sup>126</sup>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48-49。

總結而言，檢視新竹—臺中大地震相關日記資料，優點方面，林獻堂與黃旺成均即時記下地震發生時情景，張麗俊則在日記寫下人民對於天皇賜金過少的不滿，真實性高，且呈現平民觀點。侷限方面，黃旺成曾至竹南等地視察震後情形，但並未將災區的狀況書寫於日記，故不只是簡略而已，而是未書寫。此外，記主只注重自己居住之地，視角受到侷限，自然有其主觀。

## 伍、結論

新竹—臺中大地震發生於 1935 年（乙亥年）4 月 21 日清晨 6 時 2 分，震度達芮氏規模 7.1 級，造成 3,279 人死亡，是臺灣歷史上死傷最慘重的地震。記載新竹—臺中大地震的相關文獻頗多，包括政府檔案、官方與民間出版品、報紙、漢詩、回憶錄等等，均廣泛受到學界的重視與引用，雖然近年已有資料彙編的出版，且研究主題偏向多元，包括民間團體救災的角色、臺灣總督府的災害治理等等。不過，與地震有關的日記資料卻未受到學者注意。

與新竹—臺中大地震有關的日記，包含張麗俊、林獻堂、黃旺成、吳新榮、蔡培火等人的日記，可補充不少現有史料的不足。首先，前述日記生動描述地震當下的情景與災區的實況，林獻堂與黃旺成寫下地震來襲時天搖地動、眾人驚惶的情景；張麗俊提到豐原居民多居於戶外臨時避難所；黃旺成記錄新竹頻繁的餘震，均有其參考價值。張麗俊還至神岡、沙鹿、梧棲、清水、屯子腳等災區探視，詳細寫下災區的現狀，是難能可貴的第一手資料。其次，補充民間自力救濟的史實，林獻堂在日記中提及「霧峰一新會」組織震災慰問隊，募集物資至災區發送，屬民間自發的救濟活動，而不見於其他史料。再者，代表民間的看法，替民眾發聲，與官方立場顯然有別，例如關於日本天皇御下賜金 10 萬圓一事，漢詩作品均一味歌功頌德，惟有張麗俊在日記忠實呈現有災民不滿領到的賜金過少，而口出怨言，以致被警方拘留。最後，日記忠實呈現地震資訊的傳播過程，報紙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媒體不發達的情形下，實地踏查亦不可或缺。

不過，日記資料亦有其侷限，張麗俊、林獻堂、黃旺成居住的地區，分別是豐原、霧峰與新竹市，並非重災區，這是較為可惜之處。而且記主只書寫自己居住地區的災情，張麗俊只重視臺中州、黃旺成注重新竹州，視角並不全面，有些事情更是忽略不記。再者，日記的傷亡數字，多抄錄自報紙而來，不如官方事後公布的統計資料正確。最後，對於受災慘況的描寫，有時文字所能述說

的遠不及一張震災照片。

總結各種與新竹－臺中大地震相關的資料，官方出版品與報紙由於是總督府的傳聲筒，會特別強調官方救災的表現與災區復興，與民間的印象迥異；漢詩則因受限於體例，僅能點到為止，對於地震的實況難以詳盡描述；回憶錄敘事詳實，但由於是日後追憶，可能與事實之間存在落差，不似日記具有立即現在性，所以能代表民間看法，敘述即時且詳盡的資料非日記莫屬。

從事歷史研究，各種公私文書均應蒐集利用，方能重建歷史事實，以新竹－臺中大地震而言，相關資料包含官方與民間出版品、報紙、漢詩、日記等等，應互相參照運用，在這其中日記確實有其獨特性與重要性，不容繼續漠視。

## 參考文獻

- 《申報》
- 《臺灣日日新報》
- 《臺灣總督府檔案》
- 「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
- 不著作者，《中部地震勸世歌》（嘉義：捷發漢書部，1935）。
- 王正雄、施金柱主編，《墩仔腳大地震老照片特集》（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6）。
- 王錦華等編，《一九三五年新竹—臺中大地震五十周年紀念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1985）。
- 朱瑪瓏，〈近代颱風知識轉變——以臺灣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0）。
- 吳崑茂，《記憶九二一震災重建：紀念九二一震災十週年》（臺北：五南出版，2009）。
-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1933-1937》（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
- 呂紹理，〈老眼驚看新世界：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張麗俊的生活節奏與休閒娛樂〉，收於臺中縣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文化局，2005），頁 369-400。
- 杉內一義等，〈震災に關する兒童の感想文〉，《臺灣教育》，395 期（1935 年 6 月），頁 94-106。
- 李宗信、張育誠、劉庭羽，〈《劉福才日記》中的社會關係網絡——另一個觀看日記的視角〉，《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5 期（2021 年 6 月），頁 157-214。
- 李毓嵐，〈丈夫日記中的妻子與情人——以楊水心、林玉盞、李招治為例〉，《興大人文學報》，65 期（2020 年 9 月），頁 87-125。
- 李毓嵐，〈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興大歷史學報》，24 期（2012 年 6 月），頁 59-98。
-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臺北：杜維運發行；三民書局總經銷，2008）。
- 沈佳姍，〈從《黃旺成先生日記》看臺灣民間的兒童疾病及照護（1912-1925）〉，

- 《空大人文學報》，27 期（2018 年 12 月），頁 35-98。
- 孟祥瀚，〈國家體制下的民間團體 —— 以一九三五年中部大地震為例〉，《臺灣文獻》，60 卷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389-412。
- 於鑫，〈臺灣地震災害治理的近代化轉變：以 1935 年新竹－臺中大地震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 東山京子，〈昭和一〇年台灣大地震の被災地における復興と慰靈：台灣總督府地方行政機關文書・專賣局文書からの考察〉，《社會科學研究》，34 卷 1/2 期（2014 年 3 月），頁 67-133。
- 林玉茹，〈清代臺灣的洪水災害〉，《臺灣文獻》，49 卷 3 期（1998 年 9 月），頁 83-104。
- 林漢璋，《中部大震災新歌》（臺中：瑞成書局，1936）。
- 林燈河，〈1935 年新竹、臺中烈震之震源機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1987）。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4）。
- 邱清壽編輯，《中部地動歌》（臺北：邱清壽發行，1936）。
- 洪可均，〈《楊肇嘉回憶錄》中的虛與實 —— 國家、民族與家庭情感的纏結〉，《臺灣史料研究》，41 期（2011 年 12 月），頁 39-65。
- 洪健榮，〈洪患對戰後臺北區域發展的影響 —— 以五股鄉為例〉，《臺灣文獻》，51 卷 1 期（2000 年 3 月），頁 93-129。
- 張素玠，〈從治水到治山 —— 以濁水河流域為例〉，《臺灣文獻》，60 卷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81-130。
- 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
-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4）。
- 莊芳榮主持，林萬傳紀錄，〈大稻埕耆老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直字 99 期（1992 年 3 月），頁 1-50。
- 許芸瑄，〈日治時代簡楊華詞中的屯子腳大地震書寫〉，《有鳳初鳴年刊》，16 期（2020 年 7 月），頁 99-114。
- 許俊雅，〈知識養成與文學傳播：《黃旺成先生日記》（1912-1924）呈現的閱讀經驗〉，《東吳中文學報》，27 期（2014 年 5 月），頁 267-307。

- 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2 卷 1 期（2015 年 3 月），頁 153-184。
- 許雪姬，〈反抗與屈從——林獻堂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 期（2002 年 5 月），頁 259-296。
- 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兩岸發展史研究》，2 期（2006 年 12 月），頁 27-65。
-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 期（1999 年 6 月），頁 167-211。
- 許雪姬，〈張麗俊生活中的女性〉，收於臺中縣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文化局，2005），頁 69-121。
- 陳怡宏，《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上的臺日震災》（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
- 傅錫祺，《鶴亭詩集（下）》（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 朝日新聞社編，《アサヒグラフ(ASAHI GRAPH)（台灣の大震禍特輯）》（東京：朝日新聞社，1935）。
- 森宣雄、吳瑞雲，《臺灣大地震——1935 年中部大震災紀實》（臺北：遠流，1996）。
- 黃秀政主編，《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實錄》（臺北：五南出版，2005）。
- 黃旺成著，許雪姬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廿一）一九三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
- 塩川太郎，〈1935 年台灣新竹—台中地震の台中州における地震記念碑について〉，《歴史地震》，29 期（2014 年 7 月），頁 61-70。
- 塩川太郎，〈1935 年新竹—臺中地震之慰靈祭典——有關於臺中州地震紀念碑及慰靈祭典〉，《修平學報》，30 期（2015 年 3 月），頁 91-116。
- 新竹州編，《昭和十年新竹州震災誌》（新竹：新竹州，1938）。
-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二）》（臺北：三民書局，1970）。
- 臺中州編，《昭和十年臺中州震災誌》（臺中：臺灣新聞社，1938）。
- 臺中震災復興事務所，《臺灣鐵道震災誌》（臺中：臺中震災復興事務所，1939）。
- 臺北觀測所編，《昭和 10 年 4 月 21 日新竹臺中烈震報告》（臺北：臺北觀測所，1936）。
- 臺灣新聞社編輯部編，《昭和十年臺灣大震災記念畫報》（臺中：臺灣新聞社事務部，1935）。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臺北：臺灣總督府，1936）。

蔡秀美，〈從許丙丁的漫畫看日治時期的臺灣警察〉，《興大歷史學報》，28 期（2014 年 6 月），頁 51-91。

蔡昇璋，〈日治時期臺灣的颱風災害與防救災措施〉，《臺灣文獻》，60 卷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253-298。

鄭世楠、葉永田、徐明同、辛在勤，《臺灣十大災害地震圖集》（臺北：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1999）。

鄭金柱編，《臺灣新竹州臺中州震災詩集》（臺北：鄭金柱發行，1935）。

鄭政誠，〈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讀書生活〉，《兩岸發展史研究》，7 期（2009 年 6 月），頁 45-72。

諾哈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出版社，2012）。

賴志彰總編輯，《中縣文獻第四期墩仔腳大地震專輯》（臺中：臺中縣政府，1995）。

戴寶村、蔡蕙頻〈災害史的歷史論析：《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與《九二一震災重建經驗》〉，《臺灣文獻》，60 卷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351-388。

闕正宗、張益碩導讀，《臺灣地震寫真老照片(1935 年)》（臺北：博揚，2017）。

## Narratives About Earthquakes Diaries: Using Hsinchu-Taichung Earthquake in 1935 as an Example

*Yu-lan Lee\**

### **Abstract**

At 06:02 a.m. on April 21, 1935, an earthquake measuring 7.1 on the Richter scale hit central Taiwan, which caused 3,279 deaths and 11,976 injured. It was the worst earthquake causing the most serious casualties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and the disaster areas included Chikutō District, Chikunan District, Byōritsu District, and Taiko District of Shinchiku Prefecture, and Tōsei District, Toyohara District, and Taikō District of Taichū Prefecture. Among the affected areas, the situation in Naiho village, Kamioka village, and Kiyomizu town were the worst. Particularly at Tuntzuchiao of Naiho village, Toyohara District, the death toll reached 440 people suffered the most.

Documents related to Hsinchu-Taichung Earthquake includes official and non-government publications, newspapers, Han poems recollections of the people of the time, and diaries, etc.. As diaries are usually written on the day or the next day of the event, they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mediate presentness and best represent the unofficial civil positions. They are important; however, they tend to be neglected. By using the diaries of Li-Chun Chang, Hsien-Tang Lin, and Wan-Cheng Huang as example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diaries a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probe into

---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heir advantages, their uniqueness, and the limitation of the narratives on earthquakes.

**Keywords:** Hsinchu-Taichunh Earthquake; Diaries; Li-Chun Chang; Hsien-Tang Lin; Wan-Cheng Huang